

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

#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尼·阿·奧斯特洛夫斯基原著  
吳昭江 李 晴改寫

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

開明  
書店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尼·阿·奧斯特洛夫斯基原著  
吳昭江 李晴改寫

##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每冊定價 4,700 元

32 開本 148 定價頁

---

原著者	蘇聯 尼·阿·奧斯特洛夫斯基 (Николай А. Островский)
改寫者	吳 昭 江 李 晴
出版者	開 明 書 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 號)
印刷者	新 華 印 刷 廠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1952 年 8 月初版

分類 12 書號 6939(鍛)

1952 年 11 月再版(40001—70000)

有著作權圖不准翻印

## 故事提要

保爾·柯察金，在四十多年以前，生在現在蘇聯的烏克蘭地方。他是個工人階級出身的窮孩子，十二歲時就自謀生活，作過小茶房、小火快和發電工人。偉大的十月革命爆發時，他正十三歲，這時他就投進了革命隊伍，十五歲就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作過布瓊尼元帥部下的紅騎兵，參加了和白軍無數次的生死鬥爭。

後來，他從戰地回來，又參加了戰後的建設工作，如在風雪中修築鐵路，在冬天的河水上搶撈木材，等等。在激烈作戰和完成艱苦的生產任務的時候，他總是挺身向前，他把整個生命和精力獻給了革命事業。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他曾經「死」過很多次，然而他每次又都頑強地活過來了，正像他自己所說：「青年人的身體總是不肯死亡的！」

由於在戰爭和生產中的艱苦鬥爭，他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他的身體癱瘓了，眼睛瞎了，然而，他還是沒有忘記：「應該使自己的生命對革命有用。」他又拿起筆，走上文化戰線，成了一位名作家，光榮地得到了列寧勳章。

保爾是在黨的教育下，在火熱的鬥爭中，經過千錘百鍊，成爲一個鋼鐵般的英雄。他說：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於我們只有一次而已。一個人的生命是應當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過去的碌碌無爲而羞恥。——這樣，他在臨死的時候就能夠說：『我整個的生命和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爲人類的自由與解放而作的鬥爭。』」

## 主要人物表

保爾·柯察金：本書的主人公，蘇聯革命戰士、工人和作家，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

阿爾青：保爾的哥哥，鐵路工人。在淪陷時，爲了不願給敵人開車，曾經一度逃亡。

朱赫來：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匪特肅清委員會主席。曾經幫助保爾，提高他的政治認識。

薛爾基：保爾的朋友，革命戰士，團區委書記，共產黨員，在革命戰爭中犧牲。

冬妮亞：保爾初戀的對象，爲了愛享受，離開了保爾，和一個鐵路工程師結婚。

娃蓮：薛爾基的姊姊，在淪陷區做地下工作，爲白匪軍所絞死。

拉金：共產黨員，縣委書記，青年團書記。

鄒斯金：政治指導員，省委會委員。曾經指導保爾學習文化。保爾爲了要獻身革命，逃避和

她的戀愛，就對她疏遠了。

托列夫：老工人，築路的領隊。

韋泰夫：鐵工，區青年團和執行部的委員。做事包辦，妒忌保爾，經過保爾的教育得到改造。

法羅：區財政兼工業的負責幹部，是一個酒鬼、色鬼和牛皮大家，爲了侮辱女同志，爲保爾所

打傷。

達雅：保爾的愛人，工人。保爾幫助她從惡劣的家庭環境中解放出來。

目次

一	在車站食堂裏	一
二	朱赫來	六
三	初戀	一一
四	「不給他們開車！」	一八
五	搏鬥	三二
六	在監獄裏	三七
七	飛	三三
八	共青团員薛爾基	三七
九	撤退	四三
一〇	青年紅騎兵	四七
一一	重逢	五二
一二	分離	五七



一三 「牛虻」.....	六一
一四 築路.....	六六
一五 和困難鬥爭.....	七一
一六 唾棄.....	七七
一七 在風雪中.....	八三
一八 頑強的生命.....	八八
一九 改造了韋泰夫.....	九三
二〇 政治委員.....	九六
二一 法羅.....	一〇三
二二 達雅.....	一〇八
二三 堅持.....	一一三
二四 偉大的愛.....	一二七
二五 文化戰士.....	一二四
後記.....	二八

## 一· 在車站食堂裏

保爾是個窮人家的孩子。他的爸爸是個鐵路工人，老早就死了。媽媽在一個有錢的人家當廚娘。哥哥阿爾青在工廠裏作工。姊姊早就出嫁了，她的丈夫是一個製糖廠的工人。保爾家住在烏克蘭一個名叫多夫卡的小車站上。

保爾十二歲的時候，在初級小學裏唸書。他和他的好朋友薛爾基，都是頂頑皮的小傢伙。有一天，他聽四年級的自然老師講地球，說什麼人是住在地球上，這地球在好幾百萬年以前就有了。他很奇怪，上「聖經」課的時候，他就問那個胖神父說：

「神父，爲啥四年級的老師說，地球在好幾百萬年以前就有了，不像你說的，只有五千年呢？」

神父生氣了，他睜着圓眼睛大聲說：「胡說！」說着就走過來擰住保爾的耳朵，用力把他的頭往牆上撞。保爾被撞傷了後，又被趕到走廊上去。從此，他就時常挨神父的打罵。他恨死了神父，就趁着到神父家裏去覆考的時候，偷偷地在神父家裏預備過節用的麵團裏撒了一把煙絲。神父知道是保爾幹的，把他痛打了一頓，開除了。

這樣，媽媽只好歎了一口氣，把他送到車站食堂裏去當小夥計。

車站食堂日夜都做生意。洗藏室裏，許多男女夥計都在忙忙碌碌地洗盤碟，擦刀叉。保爾的工  
作是燒開水，劈柴，幫助大夥計們擦刀叉。洗藏室的工頭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名叫傅羅霞，對保爾很  
和氣。

保爾第一天上工做的是夜班，做到早上七點鐘下班的時候，他已累得腰都伸不直了。當他下班  
後往家裏走的時候，心裏卻高興地想着：

「我自己也是一個工人，一個能夠自立的人了！」

一跨進門，正在燒茶的媽媽就說：

「你哥哥回來啦，昨天晚上到家的，在屋裏呢。」

哥哥阿爾青是個身材高大的青年工人，一見了保爾，就說：

「啊，你就是那撒煙絲的小孩嗎？——哈，算了，算了，你好嗎，小弟弟？」

媽媽提了茶壺進來，指着保爾說：「爲了他，我不知受了多少氣。唉，麻煩都是這小流氓惹來的

呵！」

阿爾青正經地對保爾說：「弟弟，你也不小了，媽媽爲了你，在那些壞蛋面前彎腰也彎够了，從  
今以後，你要好好地作個人，學會一樣本事。再過一年，我再給你想辦法，把你介紹到車廠裏當學徒

去。」

哥哥給他帶回來一雙靴子和一把小刀。

二

保爾在車站食堂裏幹了兩年。平時不愛說話，只是埋頭幹活。夜裏，那些堂倌們就把白天掙的小賬拿出來賭博，或者大吃大喝一頓，紅着脖子往牀上一倒了事。洗碗碟的女工們，要是不答應陪有錢的客人睡覺，她們就會給攆出去。這樣的日子保爾是看不慣的，可是又能怎麼樣呢？他只得忍耐着。

有一天晚上，保爾正往樓下的廚房裏走，看見許多堂倌們紅着眼睛，在那裏吆五喝六地抹紙牌。保爾正伏在柴堆上看，忽然聽得那跑堂的霍士克從樓上走下來。保爾怕給他看見了要挨罵，就躲到樓梯底下，等他走到廚房裏去了，又聽見後面有個女人輕輕地追着他，小聲說：

「給我那三百盧布吧，霍士克，好人！」

保爾聽出來這是傳羅霞的聲音。

霍士克回頭大聲說：「呸！人家中尉只睡了你一夜，就值三百盧布？給你五十盧布就算你的好運氣！」說完就走了。

傅羅霞小聲罵了一句就哭了。保爾在樓梯底下聽得清清楚楚。他知道是霍士克把她介紹給一個中尉，騙了她的賣身錢，心裏很替她抱不平，氣得渾身發抖。他想：

「要是我有了哥哥那樣大的力氣，非打死這流氓不可！」

晚上，保爾燒水的時候，心裏還一直想着這件事。和他一塊燒水的小夥子克林加跑進來，看見保爾不高興，就說：

「爲啥沒勁呀，保爾？」

保爾沈着臉說：「在這個鬼地方，你幹得起勁嗎？管你怎麼賣力氣，還得挨人揍，要是不和他們一夥亂賭亂鬧，就得砸飯碗。我真不想幹了！」

克林加小聲說：「咱們別說這個啦，人家聽見了，咱們又得倒楣。今天書帶來了嗎？」

「沒有。憲兵把書店老闆捉去了。聽說爲了書裏講到要推翻沙皇呢。」

原來保爾平時總喜歡把自己剩下的一點工資買點書，趁空閒的時候和克林加一塊唸的。

正月裏，一個很冷的早晨，保爾該換班了，可是沒有人來接班，老闆娘要他把日班代下去，接着又是他自己的夜班，保爾熬了兩夜一天，累得渾身發痠，精疲力竭。趕天快亮的時候，他還得準備燒水，開了水龍頭，但是一滴水也沒有，他就讓水龍頭開着等水來。自己實在支撐不住，就倒在柴堆上睡着了。誰知過了幾分鐘以後，那水龍頭裏的水就嘩嘩地流了一地，又從關着的門底下流到前邊的

餐廳裏去，把旅客們的行李都淹溼了，睡在地板上的旅客也給水淹醒了，爬起來大叫大嚷。隔壁屋裏霍士克正在擦桌子，聽見叫喊，跑出來一看滿地都是水，就踢開門衝進屋裏，直向柴堆上的保爾撲過去，接着拳頭就雨點般地落在保爾身上。

保爾還沒有清醒，在糊裏糊塗中被打得眼裏直冒火星，渾身痛的難受。好容易一歪一倒地回了家。阿爾青一問，知道是霍士克打的，就披上短褂子，一聲不響地跑了出去。

霍士克正捧着一大疊盤子走進洗藏室，迎面就碰見了阿爾青。阿爾青把一隻有力的手放在他的肩上，眼睛瞪着他問：「你爲啥打我的弟弟保爾？」

霍士克想避開他，可是可怕的拳頭一下子就把他打倒在地。接着又是一拳頭，把他釘在磚地上爬不起來。旁邊的堂倌們都嚇呆了。阿爾青轉身跑出洗藏室。當天晚上下工時，就給憲兵抓走了，在憲兵站關了六天纔放回來。回家後他對保爾說：

「弟弟，你到電力廠去做工吧，到那裏去可以學點本事。」

保爾握着哥哥的手說不出話來。他覺得哥哥太好了。

## 二· 朱赫來

### 一

一九一七年冬天，小鎮上傳來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老百姓把沙皇推翻了！」

整個小鎮騷動起來了，幾千的住民經過雪蓋的大街，走到廣場上去聽革命戰士的演說，心裏充滿着興奮和喜悅。可是過不了多時，小鎮上卻又恢復了原來的沈寂。

一九一八年春天，保爾在電力廠作工。有一天，他正和克林加、薛爾基兩個在園子裏的草地上翻筋斗，忽然背後一陣「忽喇喇」的馬蹄聲，一個騎馬的軍官從大路上跑過來，縱馬跳到籬笆跟前，用馬鞭指着保爾和薛爾基問：

「小弟弟，這地方現在是誰管着的？」

「兩個多星期沒人管了，老百姓天天晚上守夜呢，」薛爾基和克林加都搶着說。

保爾到屋裏舀了一大碗水給那軍官喝。他喝了水，指着街頭那幢漂亮的洋房子說：

「那房子是誰家的？」

保爾看了看那軍官的紅色臂章，說：「那是李士真律師家的。他昨天就帶了一家老小逃走了，

好像害怕你們似的。」

「你怎麼知道我是什麼人呢？」那軍官笑着說。

保爾指着他的臂章說：「這是個什麼，誰都看得出來：你們是紅軍……」

他們正說着話，街頭上一大隊一大隊的軍隊開過來了。那些紅軍戰士們滿身滿臉都是塵土，腰裏別着手榴彈，揹着長長短短的槍。水壺、小刀子在屁股後頭叮叮噹噹地響。老百姓都擁擠在道路兩旁，睜大了眼睛看着，年輕人們就拍着手，揚着手巾和帽子，有些老媽媽們就忍不住跑到隊伍裏去拉紅軍的手，想和他們說幾句話。年輕的姑娘們從家裏端出開水來給紅軍喝。紅軍也興奮地笑着和老百姓招呼，唱着雄壯的軍歌。人們這時就激動地高聲喊：「烏拉，紅軍！」保爾他們三個也擠在人堆裏舉起手大聲地喊：「烏拉！」

## 一一

正當這時候，德國爲了干涉蘇聯的革命，派了大批的軍隊侵佔了蘇聯的許多地方。離多夫卡小鎮不遠就有德國軍隊，他們正準備攻佔多夫卡。清早和晚上，時時聽見遠處傳來疏落的砲聲。

這時，李士真律師家的房子已作了紅軍的司令部。可是因爲紅軍的實力單薄，裝備又不好，所以司令部又決定撤退了。他們在撤退以前，把車站上的橋梁炸毀了，只留下一個人在這小鎮上作地



下工作，負責聯絡和組織。

這天晚上，保爾正和鄰家的孩子在街上奏手風琴唱歌，忽然聽見阿爾青哥哥喊他，他趕緊摺好手風琴，跑進屋裏去。

屋裏有一個客人，穿着一件緊窄的灰土布褂，正坐在牀上和阿爾青說話。看見保爾進來，阿爾青就介紹說：「這是我的弟弟，他叫保爾。」

朱赫來伸出那起繭的手握了握保爾的手。阿爾青對保爾說：

「你不是說廠裏要僱一個機匠嗎？明天再去問問看還要不要人。」

朱赫來說：「不，明天我跟他一道去見見那個工頭吧。」

原來這個朱赫來就是紅軍司令部派來作地下工作的同志。

三天後，德國鬼子開到這個小鎮上來了，哥薩克軍官給他們帶路。這時候，有錢的人們又都搬回來了。李士真律師也和他的老婆兒女坐着馬車回到鎮上來，箱兒籠兒帶了一大堆。

### 三

朱赫來由阿爾青介紹到電力廠做機匠有一個月了，保爾在那裏作火伕，跟他不知不覺地成了好朋友。一有空，朱赫來就把電機的構造講給他聽。朱赫來是一個冷靜莊重的退職水手，一下工就